

突破

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寫一位有三十年工齡的火車司機長李大車。解放後，他努力工作，熱愛國家財產，又有技術，曾被選為保養機車的模範。可是他有保守思想，到「滿載超軸五百公里運動」時，他很長時間搞不通思想，在黨的教育和同伴們耐心幫助啓發下，經過許多鬥爭，最後又經事實證明，他的保守思想才突破了。本書雖寫的是鐵路工人，但對每一個讀者來說，都會得到一些啓發。

書號: 6027

突 破

著 者:	錢 小 惠
出 版 者:	華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(北京香樹胡同七十三號)
發 行 者:	新 華 書 店
印 刷 者:	北京人民印刷廠營業分廠

字數: 21,500
印數: 1—20,000

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版
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滿載超軸五百公里運動，在機務段火熱地展開了。

辦公室大樓上，直垂着幾丈高鮮紅觸目的標語，各處牆壁都張貼上鼓動人心的五彩漫畫。廣播器成天播送超軸新紀錄，天橋也不斷擠滿敲着鑼鼓在歡迎列車的人羣。一趟趟的超軸列車，總是插着彩旗，氣魄雄偉地自遠方奔馳而來，震撼着段上的人心。所有的人，經受了這樣考驗，無論是思想、品質，也都起了激烈的變化。

『三六二四』機車司機長李大車，這些天非常不安心。他攢着眉頭，坐在車庫外橫倒的球架上，膝蓋上放着一個小本，出神地在想着什麼。濃密樹影，輕輕地投在地面和他身上，使他在喧鬧中又感到異常寂靜。

突然，遠處傳來一陣鼓樂的聲音，又是一陣狂吼。

他輕輕地用手把染滿油灰的藍帽往腦後一推，摘下眼鏡，抬頭向東邊看。就在那邊，又是一列長長的列車，沿着發亮的銀灰色鐵軌，越來越近，乳白色水汽，濃烈地淹沒了半個天地。

氣。

「又超軸了！」他將眼鏡放入盒內，啾啾騎在樹根上面的司機老班，微微地歎了口氣。

老班似乎了解他的心情，側過身悄悄問道：

「司機長，超軸究竟傷不傷機車？」

「誰知道？可是我，從沒這麼幹過。」

李大車的聲音裏有一些被壓抑的情緒。

他將小本插進上衣口袋，往高大的車庫走去。

濃煙裏，漸漸地顯出扳道員在道岔邊揮動綠旗，機車上有十幾面彩色大旗，和許多人影，正飛快地開進段。車上歌聲響成一片。

各處屋裏屋外的職工，這時都跑了出來，向機車上的人招手、歡呼；連段長、工會主席、黨支書也前來迎接。胖胖的司機長郭士榮，披着彩綢，滿面紅光，從機車窗裏伸出頭，向大夥答謝。

當機車駛近煤台時，在歡迎的人羣裏的青年工人小王，從彩旗招展中，忽然看見李大車正匆匆地越過鐵軌，他大聲叫了起來：

「司機長，「二七五一」超軸又勝利啦！」

李大車聽小王叫，正有點不耐煩，回頭見機車上郭士榮的眼睛也正快樂地對他看，便停下來，微笑地點了點頭。

小王跑了過來，對李大車把手一伸：

「又拉三千五百噸，又是新紀錄！」

李大車慢吞吞說：

「這有什麼眼熱的！」

這時，司爐小趙正走過來，他冒冒失失地向李大車說：『憑你司機長那兩下，明兒準能比他超得還要多！』

李大車以為是有意激他，不愉快地說：

「同志，路要走踏實，超軸不是三拳兩腳的事，我們不能這樣冒幹！」

「冒幹？」小趙感到很掃興。「照你這麼說，咱們車就不預備超嗎！」

小王也接上一句：『這樣做像話嗎？』

李大車想說服他們：

「咱們「三六二四」是典型車，做什麼都得穩穩重重，不能大意。這可不比過去，擦傷車，回來瞞過檢查員，車一交，就萬事大吉。現在是包乘，國家把車交給咱們，咱

們就得對國家負責！」

「對國家負責？」小趙背過臉，低聲地囁咕。「超軸難道不是鐵道部的決定！」

李大車聽了一楞：

「你怎麼這樣說？」小趙的話傷了他的自尊心，他十分地激動。「要知道，車跑垮了，人家找我司機長，不會找你這燒火的！」

小趙氣得什麼話都說不出，瞪瞪眼，把胳膊一揮，就走開了。

李大車憤憤地看着他的背影：

「真是腳面上長眼睛——自看自高，你懂，我上車，你還在桌肚下爬呢！」

他很不自然地向小王笑了笑，也走過鐵軌去了。

小王感到很苦惱。在他想，黨的號召，領導的決定，作為一個工人，就應該毫無猶豫地執行。可是，他們的司機長李大車，自超軸運動開始以來，雖經領導一再開導，總是固執地不肯超，說這樣做會把機車弄壞。他和李大車在一起工作已經七八年了，大車的女兒秀蘭又是他的愛人，他也是依靠大車一手培養，才提升到副司機的地位。他感到無論就那一方面說，都不能讓大車這樣的下下去……

他煩惱得把身旁樹上的一根枝子拉下，折斷成了好幾節。

那是一九四九年春。

城市解放，鐵路上推行包乘制，李大車被大夥推舉爲司機長。

上車的日子，司爐小趙見機車滿身是土，驚叫起來：

「這哪像個車呵！髒得簡直見不得人！」

司機老班逗笑：「要不，這兒怎叫『破車收容所』呢，小車、破車、疙瘩車，全是雜牌！」

李大車把車上車下細細看過，却有把握地說：

「不要緊，只要想法拾掇拾掇，該修的修，該換的換，能成好車的！」

就這樣，大夥在李大車帶頭、鼓勵下，紛紛地擦起車來。上邊發的棉絲不夠，大夥從家裏拿破布、拿蘇包代替。大約個把月，小車擦得銅是銅，鐵是鐵，遍身通明徹亮。加上保養細心，走起來又省水、又省煤，蹾着非常痛快。

「勞動創造世界，不假，共產黨領導，就是有辦法。」小趙高興地伸着大姆指。老班也得意地接着：

「咱們司機長，有辦法！」

李大車却很謙虛：『這是大夥的功，沒有大夥幫助，車保養不到這麼好！』
小王却有另一樣的理解：

『還得歸功包乘制。一幫人固定一台車，工作好幹多了。不像先前大輪乘，亂哄哄，你還沒摸熟，又撥給了別人！』

那知小車包乘不久，領導上真的決定了撥給別人。

這一天，司爐小陳告訴大車一件極不愉快的事：

『司機長，聽說石家莊機務段要咱這台車。』

大車吓得一跳：『什麼？要咱們車？』

大夥也都怔住了。

『主任說這車輪緣厚，上邊指定要！』小陳又解釋。

小趙正在擦車，聽了，生氣地把手裏棉絲往地上一扔：

『咳，車才擦得像個樣，又白幹了！』

『這是上級的命令哪！』小陳不知怎麼說好。

『不給！』李大車氣得把拳頭在光亮的大連桿上一捶。

那怎麼辦呢？

場上沉默着，李大車在機車旁邊走來走去。突然，他扭過身子，向着大家：

「走，找軍代表去！」

軍代表正在批閱文件，見他們臉色很不正常，正預備發問，小趙却沉不住氣，先打了頭一砲：

「軍代表，石家莊要咱段上車，有這話嗎？」

「是呵，工作需要呢！」軍代表明白了來意，很冷靜地回答。他站了起來。

小趙跟着頂上一句：

「爲什麼單要咱這台？眼前是段上最好的車哪！」

軍代表笑笑：

「上級指示要，是由於工作必要。……」

商議、溫和的語氣，使大夥滿肚氣憤逐漸消失了，可是車還是不願給，但又沒有更多的理由。

老班看沒指望了，半洩勁、半耍賴地說：

「那我們配的東西，我們要拿下來。」

「對，把前照燈、標誌燈，都拿下來，咱們攔到新車上用。」李大車也不高興地附

和着。

軍代表沉靜地走過來，拍拍李大車的肩：

『同志，原車上的東西，給原車帶走，咱們好使，給別人也得好使才對！……咱們使別的車，要材料還可以領，現在段上有，不是沒有。』

小趙見車不讓留，東西又不叫拿，覺着吃虧大了，着急地說：

『別的車不行嗎？爲什麼偏要這台車呢！』

『同志，你別忙呵！』軍代表望着大夥。『你們說，石家莊爲什麼要車呢？』

是呀，鬧了半天，誰知道他們爲什麼要車呢？

大夥瞪眼了。你瞅我，我瞅你地望着。

軍代表來回地走了幾步，然後在窗口站了下來：

『南京沒有解放，軍運正忙，前方需要，你們把車送去，就是支援前綫。——車好，人家才要，車不好，咱也不能給人瞅！』

小趙眼皮垂下來了。

屋內沉默着。

軍代表又想了想：

「……是啊，你們工作得有成績，你們保養出段上最好的一台機車，但車只是你們幾個人的，只是段上的嗎？……」

中肯的話，一句句有力地落在每個人心坎上，李大車也低下了頭，老班的臉色也變得不安了。

軍代表搖搖頭，沉重、有力地把手一揮：

「不，不是的，這是國家的，是全體人民的！你們是國家的主人，主人的眼界應該開闊，應該明亮。你們眼裏必須不只看得見一台車，一個段，該把整個國家、整個世界放在心裏。這樣，做事才看得遠，瞅得清，拿得穩主見！……」

大夥心中的顧慮，像被一陣大風颳得一乾二淨。有的碰碰別人膀子，使個眼色，天真地笑起來；有的不好意思地瞅着地板，有的一個勁腳着軍代表臉點頭、傻笑。小趙悄悄地伸出舌頭，做個鬼臉，給李大車瞪一下，又忙縮了回去。

「你們不要把石家莊機務段當外人看，」軍代表繼續說。『你們應該很高興地把車送給他們。他們為什麼不要別人的呢？就因為你們的車好、質量高、條件棒！這是你們的光榮！你們的榮譽！難道拿出去讓人誇不好，偏要人說壞話嗎？』

小趙拍着腦袋笑起來：

「軍代表這話太對了！」

「咱們接受批評！」老班也放棄自己的看法了。

屋裏揚起了一陣輕鬆的笑聲。

軍代表高興地拍拍李大車肩膀：

「工人階級眼光是遠大的，你們應該發揚這些優點，把工作更好地帶動起來！」

「謝謝軍代表幫助！」李大車感到慚愧。

早上，機車停在段內三股道上，李大車站在動輪邊，摸摸擦得雪亮的大連桿，油得鮮紅的大轂轆，想起一塊相處的小車，今天要走了，心裏十分不好受。

當他往回走時，回頭看見遠處一夥人，有段上驗收員、技術員和幾個不認識的乘務員往車那邊走，從神情、動作上，估計是石家莊來人接車了。

一會，他們走到機車邊，便分頭拿着檢點鍾、瓦斯燈，在車上車下各處細細地檢查起來。

李大車呆呆地看着，從他們那關心、負責的態度上，忽然引起他一個善良的願望，他想機車在這班人保養下，也一定會用得好好的；「我該把車的情況、狀態，和他們談談，讓他們使起來方便點才對。」

他再走回機車邊，聽得地溝裏有人說：

「車保養得怎麼這麼好，大瓦、肖子各部狀態都很合標準呵！」

「可不，拉去點火就能走，包你到地頭不熟！」是驗收員的聲音。

「誰是這車的主呵？」

「司機長？叫李瑞祥，是個老手，在鐵路上幹了三十年啦！」

「怪不得保養得這麼漂亮哪！」那人不住誇讚着。

李大車心裏不知怎麼，動了一下，激起一種愉快、滿足的感情。這種心情，在一般乘務員之間，是很普遍的。他們長時期與機車生活在一起，一同工作，一同呼吸，誰都覺着自己使的車好，像自己養活的孩子，人家要誇上幾句，真是從心眼裏高興。而今天，李大車從不熟識的外段人嘴裏聽到了這種真誠的誇讚言詞，心裏的興奮，更是無法形容的。

當聽到錘聲響在水櫃下，知道檢查快完時，他心裏突然不好意思起來，正想走開，人已從地溝裏都上來了。

驗收員見到李大車，忙向在他右邊的一個人揚揚小錘：

「來來來，介紹介紹！」

李大車見躲不過，只得站住，不安地走過去和大家打招呼。

「這位就是我們段上機車保養能手——老司機長李大車！」驗收員得意地說。那人熱情地伸出手，粗大、有力的胳膊，把李大車搖得全身直動。從緊握的手掌裏，大車感到一種莫大的驕傲和榮譽。

回到運轉休息室時，大車莫名其妙地碰了小趙一拳。

「司機長，怎麼了？」小趙不知道爲着什麼事。

「接車的來了，門當戶對，是個好親家呵，哈哈！」李大車又碰他一拳。就在當天下午，段上把另一台車，交給了李大車包乘組。

「咱們使的那個車多好，」小趙看了會兒，有點掃興。「這個車差遠了！」

「不要緊，拾掇好，還是一樣使！」李大車打氣說。

半月後，新車果真又整理得很好，大夥都高興：

「咳，這個車比那個更棒！」

可是沒多久，又給大同要去了。

他們不再灰心，又上了「タカ」型小車。這車原來很費煤，那知經李大車他們手裏一用，每月倒節省出煤來了。就這樣，每回換來的車，他們都有辦法，保養得十分

好。一直到上這台『三六二四』，他們總是保持着優越的紀錄。

現在爲『超軸』，和大家爭執了一場，又忙碌了一天，李大車晚上回家時，感到十分疲累。他帶氣地除下帽子，脫掉外衣，又從袋裏取出行車大懷錶，分別放到炕頭，掛在釘上。他喜愛這樣有規則的生活，誰觸犯了，都會引起他的不快。孩子們從來就不敢隨便搬弄，連最小的一個，也懂得他這一癖性。

他默默無言地倒了杯開水，傍桌坐下。老伴正在爐邊炒菜，看看他，覺得有些奇怪。

這時候，他心裏很不自在，真是亂七八糟。他想：這是什麼玩意兒，不估計機車質量，只顧眼前，盲目超軸，從長遠看，明明白白是對國家無利，要把車子弄壞，豈不是胡鬧麼！他喪氣地搖搖頭。又想：大家沒有經驗，只知道隨大流，自己是經過幾十年鍛鍊的，政府又對自己這麼好，能不愛護國家財產，跟大家一起胡鬧嗎？弄得將來威信掃地嗎？他想到那巨大的機車，澄黃的手閘，是多麼值得珍視的國家財產。他甚至想寫一封信給毛主席，他想英明的主席，一定不知道大家在這樣做……

想到極處，忍不住地歎了一口長氣。

老伴看他神思恍惚，就有意地打破岑寂：



「秀蘭爹，這些天到處盡嚷着超軸，到底是怎麼個事？」

李大車這才清醒過來，很不高興地陪她一句：

「老娘們就愛管閒事！」

在一旁看書的小子，看爸爸不說，就悄悄地跑到她媽的身邊道：

「媽，我知道。」

「你知道什麼！」李大車感到小子也在多管閒事。

小子不懂得神色，以為爸爸真是在問，就放大聲音：

「老師說，這叫滿載超軸五百公里運動。就是要車皮裝滿，車頭多拉，一天一夜跑

五百公里路。合起來，就是多拉，快跑。爸爸，這樣說對麼？」

「不錯！」李大車無可奈何，只得這樣肯定。

老伴忽然想起什麼，問道：

「秀蘭爹，你超了沒有？」

李大車瞪她一眼，不回答。

她又接了下去：

「對門小孟超了，得到很多獎金，還替孩子們買了不少東西！」